

先秦史话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编



0514576

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哲学史论丛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签：于省吾

封面设计：陈楠国

社会科学战线丛书
哲 学 史 论 丛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74印张 插页2 字数：343,000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90册

书号：2091·29 定价：1.25元

目 录

从实际出发探讨蕴含于《周易》的“八卦哲学”……黄卓明	(1)
《黄帝内经》的天人关系学说……刘长林	(34)
论子产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张恒寿	(52)
《老子》解释三则……陆泳德	(74)
老子时代通考……刘建国	(84)
论孔教……杨柳桥	(112)
“有教无类”辨……洪石荆	(156)
庄周神不灭论的考释……陈金生	(177)
鬻子哲学思想的光辉片段……杨柳桥	(188)
评荀子的哲学和政治经济思想……黄克定	(195)
试论《聘冠子》与黄老思想的关系……陈克明	(224)
论《淮南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杨曾文	(245)
贾谊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杨善群	(266)
试论魏征的“无为而治”思想……翁俊雄	(280)
僧肇佛教哲学思想……傅云龙	(300)
“真唯识量”略论……沈剑英	(322)
朱熹哲学思想剖析……张立文	(339)
论宋应星的哲学思想……张立文	(386)
试论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吕彦博	(409)
* * *	
亚里士多德传……吴寿彭	(433)
黑格尔与谢林的决裂……汝 信	(452)

1985.5.10

从实际出发探讨蕴含于《周易》 的“八卦哲学”

黄卓明

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达到实事求是。学术研究当然不能例外，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同样不能例外。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学术界曾经展开过关于《周易》的讨论，各家的见解还相当的不一致。我认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唯有从实际出发来对它进行探讨。

这里所说的从实际出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历史实际出发，亦即力求较充分地从先秦古籍中收集有关史料，用以和今存《周易》相互对证；再是从今存《周易》一书的实际出发，亦即根据组成《周易》的《易经》和《易传》各篇的具体情况，对证有关史料作具体分析。因而两个方面又是紧密结合的。

从这样的实际出发，在我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研究《周易》的几十年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一）不能把今存《周易》这部书视作一个整体。它由《易经》和《易传》组成。《易传》各篇非一时一人所作已成定论；其中有的篇章和《易经》有着内在联系，大多数的篇章明显地是作者借解《易》以发挥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今存《周易》不是一部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的著作，而是辑成流传下来的。（二）要拨开古人“易学家”所笼罩于《周易》的层层迷雾。由于《周易》的文字难

懂难读，特别是由于它被历代封建王朝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因而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解《易》著作。其中除对字义作注释和对章句作疏通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供参考而外，绝大多数是把所谓“卦象说”、“卦德说”、“卦位说”和儒家思想揉合起来，阐述所谓“本义”，其实仍然同《易传》的大多数篇章一样，是借解《易》以发挥作者自己的观点的。如果不摆脱这些强加于《周易》的种种解说，就很难还它以本来面目。（三）应该肯定《周易》是一部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在今天来看待象它这样的两千多年前的文化遗产，既不可因为是一部筮书而否定它，更不可因为被历代封建王朝列为儒家经典之一而否定它；当然，也不可给予过高评价，甚至把它现代化。因而设想：力求遵循马列主义关于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的教导，遵循毛主席所指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方法，根据有关史料，结合今存《周易》的实际，加以分析和综合，应是能够辩明其哲学思想的精华和糟粕，论定它在中国哲学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的。

基于以上的看法，我对《周易》这部书形成了一些基本观点。为了向读者求教，曾经写成《从“乾”“坤”观念看〈周易〉这部书》一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本文则是专就其中所谈到的一个问题，即认为在今存《周易》中最值得注意和应予肯定的核心是“八卦哲学”，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把它发表出来，仍然是为了向读者求教。

从《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谈起

在记载春秋年代史事的先秦古笈中，明确地提到《周易》

字样并引用卦爻辞最多的是《左传》。它为研究《周易》提供了较多的具有直接关联的史料，因为它所提到的《周易》，实际上指的就是今存的《易经》。

《易经》是一部筮书。《左传》中有关筮的记载共十九条。其中指明《周易》并引用卦爻辞，或者未提《周易》只引用卦爻辞，而所引卦爻辞与今存《易经》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计十三条。这十三条是：

(1)《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地；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所引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和今存《易经》“观”卦“六四”爻的爻辞完全相同。

(2)《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同“爻”）曰：士刳羊，亦无盬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羸败姬，车说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所引爻辞“士刳羊，亦无盬也；女承筐，亦无貺也”，和今存《易经》“归妹”卦“上六”爻的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刳羊，无血。无攸利”，两者基本相同。

(3)《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

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所谓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见今存《易经》“大有”卦“九三”的爻辞，全文是：“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4）《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虽然没有引用爻辞，但所述的意思和今存《易经》“丰”卦“上六”爻辞的内容极为吻合。今存《易经》的这条爻辞是：“丰其屋，鄙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5）《宣公十二年》：“晋师救郑，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彘子曰：‘不可。’以中军佐济。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至焉！此之谓矣。’”所引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和今存《易经》“师”卦“初六”爻的爻辞完全相同。

（6）《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幹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所引“随，元亨利贞，”和今存《易经》“随”卦的卦辞完全相同。

(7) 《襄公二十五年》：“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子以吊焉，见棠妻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箠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所引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和今存《易经》“困”卦“六三”爻的爻辞完全相同。

(8) 《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所引爻辞“迷复，凶”，和今存《易经》“复”卦“上六”爻的爻辞基本相同。今存《易经》的这条爻辞是：“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9) 《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箠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以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古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所分散引用的爻辞，和今存《易经》“明夷”卦“初

九”爻的爻辞基本相同。今存《易经》的这条爻辞是：“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10) 《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桡，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

‘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所引爻辞和今存《易经》

“屯”卦“初九”爻的爻辞基本相同。今存《易经》的这条爻辞是：“磐桓，利居贞，利建侯。”“屯”卦的卦辞是：“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所以史朝说“二卦皆云。”

(11) 《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所引爻辞“黄裳，元吉”，和今存《易经》“坤”卦“六五”爻的爻辞完全相同。

(12) 《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对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所引的六条爻辞，和今存《易经》的相应爻辞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今存《易经》“乾”卦“初九”爻是“潜龙勿用”；同卦“九二”爻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同卦“九五”爻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同卦“上九”爻是“亢龙有悔”；同卦“用九”爻是“见群龙无首，吉”；“坤”卦“上六”爻是“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13) 《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

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就阳虎的解说来看，其所根据的爻辞，和今存《易经》“泰”卦“六五”爻辞的内容极为吻合。今存《易经》的这条爻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此外，指明《周易》或《易》，并提到卦名，但没有引用爻辞；而且就解说的内容来看，也无从和今存《易经》作比较的，计两条。这两条是：

(14) 《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穀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

(15) 《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二，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道也。……’”

再是没有指明《周易》，没有引用爻辞，只提到卦名，而且就解说的内容来看，也无从和今存《易经》作比较的，计两条。这两条是：

(16) 《闵公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莫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复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17) 《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所谓“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并非爻辞，而是因为前后两卦下端的卦形都是“乾”，根据所谓“乾为父”来作解说

的。

还有两条，没有指明《周易》，只提到卦名，并引用卦辞，而所引卦辞完全不同于今存《易经》。这两条是：

(18) 《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所引“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应是卦辞。而今存《易经》的“蛊”卦辞则是：“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两者完全不同。但从徒父的解说来看，两者的意思却又是近似的。

(19) 《成公十六年》：“公筮之（按指鄢陵之战，晋侯问胜负）。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蹇王伤，不败何待？’”所引卦辞“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和今存《易经》的“复”卦辞完全不同。今存《易经》的“复”卦辞是：“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但在意思上，却又近似今存《易经》“复”卦“上六”爻的爻辞：“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综观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十九条中有十三条是可以和今存《易经》相对证的。在这十三条中，又有八条明确地提出了《周易》字样，而且无论是否指明《周易》，所引卦爻辞或所解说的内容，都和今存《易经》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足证《易经》卦爻辞的基本内容在春秋年代已经奠定。

虽然还有六条不能据以为证，但其中的四条，是因为没有引用爻辞，无从和今存《易经》作比较。只有第十八、十九两条，所引卦辞完全不同于今存《易经》，尽管如此，这两条和今存

《易经》同卦的卦爻辞，在意思上却又是近似的。可见并不影响《易经》卦爻辞的基本内容奠定于春秋年代的论断。

在记载春秋年代史事的先秦古籍中，提到《周易》的，不限于《左传》；《左传》只不过是记载较多而已。另在《国语》，也可见到。虽然数量比较少，仅三条，应是同样值得注意的。这三条是：

(1) 《周语下》：“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后之不知，其次必此。……’”

(2) 《晋语四·文公》：“董因迎公（文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

(3) 《晋语四·文公》：“公子（重耳）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身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源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众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众顺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疆。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是二者，得国之卦也。’”

这三条记载，除了前两条没有指明《周易》，也没有引用爻

辞，只提到卦名，无从和今存《易经》作比较外，《晋语》叙述到重耳问筮的那一条，则不仅指明《周易》，而且所引“屯”、“豫”两卦的卦辞，都和今存《易经》的“屯”、“豫”两卦的卦辞完全相同。今存《易经》的“屯”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豫”卦辞是：“利建侯、行师”。

根据以上所列举的《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春秋年代的《周易》和今存的《易经》基本内容相同，但不全部相同，今存《易经》显然是在春秋年代的《周易》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在春秋年代，筮书又不仅是单一的《周易》，还有其他的筮书和《周易》一起流行，但《周易》应是主要的一种。

所谓基本内容相同，但不全部相同，除了表现在卦爻辞的大同小异而外，用语也大同小异。《左传》《国语》都不使用今存《易经》的爻名，而是称作“某卦之某卦”。实际上，这种“某卦之某卦”的称呼，就是爻名，只不过用语不同而已。例如“观䷓之否䷋”，自下而上数，仅第四个符号不同，即为第四爻，也等于今存《易经》的“观”卦“六四”爻。又如归妹䷵之睽䷥”，自下而上数，仅第六个符号不同，即为第六爻，也等于今存《易经》的“归妹”卦“上六”爻。这从前引《左传》有关记载和今存《易经》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十三条，可以明显看出。问题是，在《国语·周语》中出现了一个例外，即“遇乾之否”，这是按照以上方式，在今存《易经》中找不到相互对应的爻名的。又在《左传》的有关记载中提到“遇蛊”、“遇复”，所引卦辞和今存《易经》同卦的卦辞完全不同，但可发现意思相近的情况。从而可见，春秋年代的《周易》，还不完全是今存《易经》的样子。所以只能说，今存《易经》的基本内容在当时已经奠定。

所谓在春秋年代流行的筮书不只《周易》一种，可从以下几点看出来：其一，前引《左传》有关记载第六条中的“是于《周易》曰”，《国语》有关记载第三条中的“是在《周易》”，显然都说明了：当筮时，用的是另一种筮书，筮者据之作了解说，而穆姜和司空秋子则参考《周易》，作了不同的阐述。其二，这两条记载，又都出现了特殊的用语，前条提到“遇艮之八”，后条提到“得贞屯、悔豫，皆八也”；此外，在前引《国语》有关记载第二条中还提到“得泰之八”。关于“八”的问题，古今各家虽经对它作了各种各样的推断；但从这几条记载的前后文看来，应是当时所使用的另一种筮书的用语。对此，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曾认为：穆姜和司空季子“并于‘遇八’之下，别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这个说法，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三，前面提到的“遇蛊”、“遇复”和“遇乾之否”等三条记载，都没有指明《周易》，很可能同属于“非《周易》也”。

关于这，还可在另外一些记载中得到佐证。《晋书·束皙传》记发现汲冢遗书：“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陡论《易》。……《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晋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

《系辞》。……又别有一卷，纯集《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氏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杜预所说的《阴阳说》，可能就是《束皙传》所说的《卦下易经》。据朱希祖《汲冢书考》：“汲为魏地，《纪年》为魏国人所记，则谓为魏王冢，亦属合理。惟苟无其他实证，则谓为襄王冢或安厘王冢，皆属武断，不足为训。盖所谓魏王冢者，自襄王、昭王、安厘王、景湣王皆可，惟不能出于襄王以前耳。”可见，在战国后期已经有了与今存《易经》上下经相同的《易经》，同时又存在着“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的《易繇阴阳卦》。这就说明，直到战国后期，流行的筮书仍然不只《周易》一种，甚至有着同称为《易》而内容却不一样的筮书。

所谓在春秋时代流行的筮书中，《周易》应是主要的一种，这从前引《左传》有关记载第四、第五、第八、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各条，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它们所叙述的内容，实际上，都不是卜筮行为，而是引用《周易》卦爻辞来解说一些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这就显示了：《周易》在春秋时代，不仅是一种筮书，还成为了一种理论书和知识书。足见当时流行的筮书虽不只《周易》一种，但《周易》应是主要的一种。

根据以上所引史料，特别是根据最晚在战国后期已经有了和今存《易经》卦爻辞一样的《周易》这一历史情况，更可判断今存《易经》是在春秋年代的《周易》的基础上略加调整而形成的；而且可以判断今存《易经》的定型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前期或春秋战国之交。

如果再从《战国策》、《荀子》、《吕氏春秋》、《尸子》几部古笈中的有关记载，加以考察，就可使这一判断得到进一步的佐证。

见于《战国策》的是：

《秦策》：“黄歇说顷襄王云：‘《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所引者和今存《易经》的“未济”卦的卦辞基本相同。今存《易经》的这条卦辞是：“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见于《荀子》的是：

(1)《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所引爻辞和今存《易经》的“坤”卦“六四”爻的爻辞完全相同。

(2)《大略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所引爻辞和今存《易经》的“小畜”卦“初九”爻的爻辞完全相同。

见于《吕氏春秋》的是

(1)《有始览·务本篇》：“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所引爻辞也和今存《易经》的“小畜”卦“初九”爻的爻辞完全相同。

(2)《慎大览·慎大篇》：“武王胜殷，得二虜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虜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虜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贵虜也，贵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终吉。’”所引爻辞和今存《易经》的“履”卦“九四”爻的爻辞仅在文字次序上稍有不同。今存《易经》的这条爻辞是：“履虎尾，愬愬，终吉。”

(3)《恃君览·召类篇》：“《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